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八年正月己卯朔不受朝

壬午溪洞武寧州故彭如足男永懋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　左朝奉郎邵龥為戸部郎中

甲申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卒舊録蔡確傳云時上經略湟中王韶撫納西人頗歸附郭逵等忌韶韶亦自辨乃遣確制勘於秦州韶事既白逵等坐讁新録辨曰此一段下語輕重皆不正合去上文五十八字新録又辨建儲事已附見元豐八年二月舊録又云吳處厚奏確車蓋亭詩諫官吳安詩劉安世梁燾等相繼論確詩怨謗詔確具析確辨疏甚詳確終坐黜而梁燾等猶論不已遂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受先帝顧命而姦臣睥睨坐誣投遐荒乃命中使馳傳押至貶所屢經赦罪無不得省獨確四年不得還八年正月六日卒於貶所年五十七天下莫不冤之新録辨曰確終坐黜是吳處厚繳詩事梁燾等猶論不已是確自稱受遺事若合為一説使後世不可曉又皆誣謗之言今删去確終止寃之八十四字

丁亥御邇英閣召宰臣執政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寶訓

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宫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

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内外整肅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

禁中冠服尚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
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
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
止於罷黜此寛仁之法也至於虚已納諫不好畋獵不
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
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
家法足以為天下上甚然之　陳天倪錄蘇轍語云元祐
間宰相為哲廟言祖宗有
家法禁中牆壁惟是赤白泥尚儉如此公進言曰祖宗
別更有家法殊不殺人大辟則案條疑獄則奏上有司

不若唐之州縣得専殺人也因論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引漢唐為證舊録云大防奏對十餘有論人主步自内庭出御便殿欲渉歴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覽之扼腕蓋大防以腐儒之學斗筲之器備至台鼎因事輒發以邪說猥詞鈐制人主愚玩而已强悍跋扈莫此為甚新録辨曰大防奏人主勤身之法謂之鈐制愚玩是近臣不得盡規也如曰邪說猥詞强悍跋扈皆誣詆太過合删去自大防奏至莫此為甚七十八字依元祐日歴只下四字云上甚然之

戊子都水外丞范緩言以武陟縣年例買山梢五萬束應副河埽若徙於滎澤埽收買從都水監支遣為便從之

己丑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使范育言鄂特凌古遣人以蕃字求各立文約漢蕃子孫不相侵犯得朝旨令諭之鄂特凌古已如所諭約永不犯漢復求事漢如已要結臣再三計之邊防重事恐害久遠事機欲且作迤邐之意詳為奏達樞密院以鄂特凌古既自要結永不犯漢若無文字答之恐其生疑開隙欲自范育報鄂特凌古云汝但子孫久遠常約束蕃部永無生事漢家於汝蕃界自無侵占從之

庚寅三省樞密院言知河南府觀文殿學士降授中大夫范純仁昨以禦戎失策累章乞再行降黜特降一官

詔純仁與復太中大夫舊錄云先是純仁守太原城戍徹備敵寇麟府大掠而去純仁初不知也未幾復官新錄辨曰上文是三省樞密院檢舉純仁累章自乞再行貶黜有詔復元官史臣輒以誣詆之私別立解說今刪去二十九字

光祿少卿柯述兵部郎中范子諒兩易其任要考其故　左朝請郎周鼎為刑部員外郎　刑部言王中正元任昭宣使金州觀察使坐入界無功及臣僚上言降四官提舉太極觀本部檢舉已敘文州刺

史仍舊貼宣使至今又滿二期當再檢舉詔王中正更候二期取旨　右朝奉大夫温俊乂罷知同州令吏部與合入差遣先是御史來之邵言俊乂知耀州日遣子弟載陶器四車入京貿易令戶部體量是實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黄慶基言成周之制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垂法於象魏使萬民縱觀挾日而後斂之所以奉若天意謹政治之端爲黎庶之法也逮及後世王者之政不復作然而求治之主尚能下寛大之書

以示深恤民隱之意恭惟二聖以深仁厚德覆露海隅斯民莫不蒙被恩惠然臣竊謂所施之政未能無利病所行之法未能無當否兵刑財用簿書期會則以為先而示民以德義馭衆以禮法革奢為儉使貴賤有別抑邪為正使風俗歸厚者蓋未嘗舉而行也方今承平日久列聖所以涵養斯民正在於富庶而後教欲乞舉成周正月始和之制下明詔申飭四方州郡使勸農桑興學校申孝弟型禮俗嚴立制度以絶奢僭之源杜絶邪

侈以成風俗之厚至於閭巷庶人服錦綺佩珠璣屋室宏麗器用僭越皆可自今禁止庶幾敦本抑末化奢從儉以成風化又況朝廷著令所以杜絕奢侈者固多特有司未嘗行爾誠先之以制度繼之以懲勸則四方莫不從風而革詔禮部將見行條貫舉行　荊湖南路安撫鈐轄轉運提刑司言全邵永州係緣邊溪洞其知州望委逐司選有文武材畧人同狀奏舉勘會全邵州知州今後吏部選差文臣准此　樞密院言陝西河東諸

路每探知西賊大兵入寇即起遣人戶清野堅壁專為守計近來賊情狡獪每欲犯邊即所在虛聲令諸路分兵處處為備驀出一路或示形於此却往他路或大舉入寇以重兵分守城寨使漢兵不敢輕出而遣鈔騎四散擄掠如近日於哥魯朗口齊集涇原為備乃寇環州雖本路預作準備城砦幸無疎虞而邊民被害數已不少兼聞邊民安戀舊居曾因虛聲起遣人戶不以賊來為信逮賓有寇逃避不及悉罹殺掠縱驅迫入城城中

穽塩無屋可容人畜之類晝夜暴露薰染死損深可矜
惻又西賊每舉兵犯塞必虛張聲勢動稱數十萬邊將
不過閉壁自守坐觀焚掠縱有戰兵在外既不能遏其
奔衝亦未嘗出奇掩殺致賊來往坦然若涉無人之境
若不別圖方略何以保民待敵詔令陜西河東路帥臣
講究的確利害具方略以聞　秦鳳經略使呂大忠言
西賊之性既不可專用德懷亦不可全用威制正惟以
方略禦之而已方略謂何間諜必精斥候必遠籬落必

周諸路並塞民居與羌族大抵相望非有垣墉門戶之限倏往忽來其勢易以相及今間諜未精探事人類多庸才難以深入斥候未遠卓望鋪大槩不出數十里間籬落未周邊面亭障尚多空缺去處安免殺掠之患哉朝廷果欲保民宜略出此察於動靜則雖深謀可以覘知謂先得敵情備於要害則雖大舉可以控扼謂必據地利前日之患寧復慮乎但以間諜未易求斥候籬落議者猶或難之耳若然則本司近陳併兵之策無以易也伏乞早賜詳酌施行大忠奏議具載八年正月十二日密劄并六月十一

日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凡密劄共三劄大忠答以此今附見近陳併兵之策當考　侍御史楊畏言昨西賊寇環州本州路奏報滅裂朝旨令井亮采體量已與本路所奏不同終不如專使之為愈乞特差官體量仍面戒所遣使稍涉隱庇重行降黜詔令井亮采詳所奏體量仍具無漏落及未盡事理以聞新無井亮采何官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亮采除陝西漕副也　工部言河北路轉運司言人使路上自來遇雨雪泥水暫差本處人户修疊依朝旨折免向去春夫並係以近及遠應副河埽功若只役一

兩日便與折免春夫顯見太優欲今後暫差人户修治道路並以二日折春夫一日不及二日次年准折從之新無

刑部言私自披剃及度人為僧道者徒三年偽冒同本師知情減二等主首又減三等並還俗即以度牒乞賣與人及受買及盜詐取而欲冒之者雖未度各徒三年並許人告賞錢五十貫未度者並減半赦書到後三十日不改復罪如初從之新無

辛卯樞密院言鄜延路經略司言保安軍得宥州牒本

國準北朝札子備載南朝聖旨稱夏國如能悔過上表
亦許應接今既北朝觧和又朝廷素許再上表章欲遣
詣闕詔夏國如果能悔過遣使謝罪可差人引伴赴闕
其辭引北朝非例令經略使以意喻之先是知延安府
李南公以保安軍所得宥州牒來上執政共議欲許夏
人上表尚書左丞梁燾曰牒内不當引北界解和之語
恐懐詐不誠未可遽聽且使邊臣諭令退換牒文更伺
其意如果効順誠實不詐許之未晚持之累日未決會

壽在告遂如南公奏翌日壽出至上前力陳自割棄要地一失之後羌人屢犯邊內侮朝廷恩信不行威勢不立豈可今日更失處置西賊既請納欵貢奉乃引北朝解和為端此最害事恐開他日生事之漸不可不慮況北人未嘗預西事也願追止已降指揮且令退換牒文更俟探伺誠實之意事雖稍遲庶無後悔於是詔從壽議（此據張舜民所作梁燾行狀）知秦州呂大忠言勘會羌人連年掠麟府環慶議者皆謂朝廷必思有以制之庶幾可以

少謝兩路生靈之寃毒今忽無名復欲遣使驕慢如此其意可知朝廷縱未能峻行拒絶且當委帥臣一面致詰所以來之辭然後察其誠偽隨宜處置亦不至便失機會而乃遂忘欺紿惟請是從臣恐此賊察我淺深以為終不足畏因緣妄有邀求不知朝廷如何應副徇其所欲則勢有未安稍咈其情則怨莫能解不若以理勝之則順而易行人神共助何事不成況區區之蕃族哉歲月之間宜可以屈伏望聖慈深念邊防久計召執政

大臣熟思審慮無或專務包容更啓他時之患貼黄前日夏國請和既已失之太遽今日廟堂正宜審重伐其奸謀又賊人遣使請命其説可料者三塞草未生戎馬饑瘦復防入討陽為恭順一也諸路屢常淺攻昨來大舉酬賽蓋不獲已二也熙河疆界未定恐謀進築因而再有爭占三也大抵皆是欵我邊備止要乘間常來侵掠覘望朝廷厭兵先議屈就不可不深察爾又千里畏人孟子猶或非笑况其地又廣數十倍之多乎四裔環

視中國其間北有彊大之隣尤當不使少有所覘今一
旦為小羌採撼遂委曲依從臣恐異日兵連禍結不止
此爾臣於前年十月十二日預嘗論列此事伏乞檢會
詳酌更賜裁擇大忠奏議荅辛卯密札所問也今就附此日前年十月十二日預論此事即所
陳上中下三策已附六年本月日
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天賜州兼監
察御史武騎尉知溪洞天賜州故向載舞弟載龍
壬辰幸凝祥池中太一宮集禧觀醴泉觀大相國寺御

宣德門召從臣觀燈　詔以夏國請命未測情偽令陝西河東帥臣約束緣邊過為備禦仍戒約兵馬不得於邊界生事

乙未詔勿受尚書左僕射呂大防乞外任章奏御筆正月十七日

又詔勿受右僕射蘇頌乞致仕章奏御集第十七卷正月十七日與呂大防同日此事當考政目但記頌不許致仕

丙申樞密院言陝西諸路禁軍闕額甚多近歲豐熟少人投軍及雖有驍勇願充軍之人多以不及等樣或年

拘礙若不措置處虧兵額欲令涇原熙河秦鳳環慶鄜延路見闕禁軍依式例物增錢一千鄜延別增絹一匹其年二十五以下權減兩指三十以下權減一指侯額足日依條施行從之新無

戶部言元祐元年二月五日勅官員差出所帶人吏如合支驛券從本部契勘職名依令內則例不許陳乞別等則例如違許劾奏自降朝旨差官出外所帶人吏多乞優厚券俸申請特旨雖依上條劾奏而朝廷特依已降指揮不惟紊煩朝廷而近

降朝旨遂成空文欲今後人吏公人差出雖有特旨不依常制或特依已降指揮別支破驛劵之人並從本部祇依本職名則例支給從之新本刪

刑部言官員舉借錢物於任所交還州官於諸縣鎮寨或諸縣鎮寨官於本州者皆為任所計本過五十貫者徒二年重疊及於數人處舉借並通計錢物主并保引人知過數借者各杖一百數外錢物沒官若償外錢物不及五十貫事發者減本罪二等不及三十貫者又減二等全償訖者又

減三等以上償錢應減罪者數外錢物數仍免沒官其
所償錢物内有係任所受乞借貸之類者各不減從之
新無　吏部言品官家狀欲令尚書侍郎右選依左選式
父母亡具已未遷葬如未遷葬即具所亡年月從之
丁酉禮部言工部員外郎游師雄論列敕節文每遇南
北郊祠祀差執政官充初獻已受誓戒而有故不赴即
令本祭内官高者通攝行事有東郊西郊祠祀未審合
與不合通攝下太常寺看詳師雄所請止稱東西郊緣

其餘大祠事體一等欲乞應大祠差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卿為初獻已受誓戒而有故不赴若禮部郎中為亞獻官自可攝初獻外餘官即令本祭內官高者通攝從之

太府寺丞文勛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五月十六日黄慶基云云

己亥詔職事官權侍郎以上並免轉對七年五月庚子免侍從官轉對

八月壬子朔孔武仲云云

度支員外郎任公裕言昨均定東南諸路鹽價今議者紛紛以為未便乞下諸路明旨如何施行詔東南諸路轉運司勘會賣鹽舊法未減價年分及

措置鹽事所減價後來各三年數目比較增虧申尚書省令吏部長貳御史中丞侍御史同定奪具利害以聞

刑部言外州軍人逃亡於京畿首獲條輕重有差從之

詔近降役法今後收到官田并見佃人逃亡更不別召人戶租佃及見佃官田人戶如違欠課利於法合召人戶劃佃者並拘收入官留充雇募衙前收到官田未有人投募且召人租佃有人充役即行給付若已布種候收成交割仍取問見佃官田人戶如願投合募衙

前者聽蘇軾給田募役議可考去年九月六日以官田募衙前　尚書省言去年九月六日役法應今後役人須有稅産不得募廕贖并曾犯徒及工藝人並召保仍不得過舊雇錢數從之

庚子知桂州直龍圖閣左朝請郎孫覽爲寳文閣待制知慶州知慶州直龍圖閣左朝散大夫章楶權户部侍郎知渭州直龍圖閣左朝散大夫謝麟權知桂州知澶州雄州團練使張利一知渭州孫覽自慶改渭在二月初八日章楶改同州在三月十八日政日二十四日書姚兕繳張利一詞實錄乃無之黄慶基云云在二月二日麟卒於桂在紹聖元

年七月初八日登州刺史王詵叙文州團練使駙馬都尉

工部侍郎兼權秘書監王欽臣言高麗獻到書內有黃

帝鍼經篇秩具存不可不宣布海內使學者誦習乞依

例摹印詔令校對訖依所請　翰林侍講學士國史院

修撰范祖禹言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三十二卷

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乞下兩制看詳并所進禮圖付

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從之　監察御史黃慶基言右廂

無故收禁前知遼州榆社縣唐懿因衝開封府判官趙

越節令廂巡收付右廂磬身為命官借使有罪當按猶須三問不承方得追攝仐以衝節便送所司監管經宿方得釋越為人臣敢擅威福實駭衆聽詔令户部鞫之

荆湖北路鈐轄司言溪洞楊晟好等攻侵大田地分巡檢楊晟同已令沅州曉諭及以厚賞募獲楊晟好等首級從之

刑部言以年勞酬獎人合得指射不得指射未滿歲人窠名入都官令衝改補鎮將副鎮將兼都虞候格從之新無可削

辛丑詔高麗國自先朝以來累次陳乞太平御覽以禁書難為傳示外國故不許今又陳乞宜依向來例或別作一不許意降指揮御集二十三日樞密院言湖北轉運副使喻陟知沅州佘卞奏本州邊面寧帖夷漢安居今據湖北鈐轄司奏佘卞申楊晟好等結集溪洞欲併楊晟同寨柵慮緣邊官吏初作無事洎結集漸盛隱庇不得方是立賞購捕欲令指揮沅州今後如有蠻人結集爭鬬並須覺察隄備不得隱庇養成邊患從之 刑部言

配軍逃亡捕獲者元犯情重依上禁軍法情理不至凶惡者依下禁軍法從之新無

壬寅起居郎兼權給事中姚勔言中書省録黄孫賁除知興州按賁昨知真州日以筵會為由暱近倡女聞親弟之哀匿而不舉者數日既在式假又引倡女與之飲讌致臣僚上言下監司體量皆有實狀而勘官蒙蔽雖不曾結正踰違之罪其為濫行聞於四方何以承流宣化儀民正俗今又堂除知興州雖非大藩亦是優郡

濫賛未息舊貫復還竊恐無以甄别人材厭服士類詔
貴改差知淮陽軍孫貴除知興州政目在十八日實録不云　賜鄜延路鈐
轄王愍熙河路鈐轄种宜并副將銀合茶藥有差以西
賊去年犯環州兩路出界討蕩牽制有勞也七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環慶章楶保明鄜延涇原兩路策應功狀小貼子勘
會自元昊逆命之後凡西賊入寇一路其隣路策應人
馬未嘗有能及事今涇原鄜延所遣兵將冒大寒趨險
道晝夜兼程前來會合不及賊者數十里爾而鄜延蕃
兵尚能於徼外有所斬獲諸將之中仇祖德由賊來路
相繼而行最先到本路李沂次之賊之出塞也雖遭折
可適等邀擊失利而所以不敢遷延者李浩追襲之兵
直前兩路之兵相差以進軍伍爭奮聲勢益大宜其西

賊之狠狽遁去也功有相因而成者正謂此也其姚兕已下策應將官部隊將等使臣欲望聖慈特賜等第推恩以激忠義則今後一路被寇必有爭先赴急解紛之人所補不細涇原鄜延策應統領官將官部隊將蕃官等繼李浩所領兵之後追粘策應內有無斬獲之人不敢輒入功狀或蒙朝廷録其忠勞赴急解紛即乞特降指揮取索職位姓名又兩路策應之兵雖諸將兼程倍道以赴其急皆逐路帥臣公心體國不分彼我遂能及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契勘元發遣策應兵馬帥臣職位姓名稍加褒録以風諸路

廣西經略司言邕州管下溫閏寨水土惡弱自來輪右江都巡檢兩員往駐劄半年死損人兵不少乞自今上半年者春季在溫閏寨夏季在真峒驛下半年秋季在真峒驛冬

李在温閏寨屯戍不惟全惜人命緩急亦不妨照應從之俟一二年邊防無闕可徙近裏屯戍

癸卯涇原路經略司奏乞揀選諸將下剩員年六十以下精力不衰依舊充軍以補闕額從之仍詔陝西諸路準此

甲辰尚書省言右通直郎李孝稱為父及之年八十四歲見任通議大夫致仕雖遇大禮緣拘吏部格不許敘封恐非朝廷推恩優老之意詔孝稱許敘封父一次仍

令今後官員如父任太中大夫以上致仕未經敘封者許封一次即不得至三公

乙巳詔寒雪在京工役給假三日　御集二十七日　兵部言河東路麟府豐三州弓箭手承見耕熟地者與免一年得舊熟地今荒閑者與免二年得生荒地者與免三年上番從之　戶部言麟府豐州管下堡寨烽臺口鋪並差禁軍或弓箭手蕃兵守坐欲依例給錢米有差從之

麟府路體量安撫司奏弓箭手每指揮多不敷額緣弓

箭手不費錢糧可代正兵而又便習弓馬勇於戰鬬諳熟山川通知出入道路在邊防誠為得力所以招置不足蓋緣河外地瘠差役頻併欲別行措置並須土人為保在任內復有逃亡任終考察不理人數從之

丙午戸部言官員料錢應折支者到闕自朝見日支見在京分數朝辭日支見在外分數今欲除見任人依本任請受外係請新任及前任料錢者在京及外處各依本處支給分數從之　門下省奏神宗皇帝御筆文字

編修成書已同進呈今中書尚書兩省復定日進呈神宗皇帝真筆而門下省不與理當三省同進御批并中書省改日進呈連關與逐省照會施行御集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御札

今附本日

丁未吏部工部言河陽狀論列中潬一岸在大河中四面俱是緊急向着而官吏有責無賞實為未均欲將本岸立為第三向着推賞從之　時苦雨雪刑部侍郎豐稷以為厥罰常寒自二聖臨御朝廷清明何嘉祥未臻

而沴氣斯應豈應天之實未允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豈宮掖之臣有闗預政事者歟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不畏懼有以消復則凶變必至願陛下昭聖德畏天戒延問名臣總正萬事任賢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動如祥風六宮和於内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此據豐稷本傳附見正月末

中書侍郎范百禄言竊聞水官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準勅罷

回河後逐年併功修進梁村鋸牙并太河兩馬頭經今四周年有餘用過工力浩瀚兼三處並行第一等向着其河清人數年計物料使臣酬奬並係第一等今鋸牙與兩馬頭連亘約及數十里其東馬頭進築與西馬頭相向所以北流河門止有三百二十步濶似此多方盡力擗拶水勢歲月既久湍迅安得不激射奔赴東流賴得北流向緊所以未至全河東去若如水官之意既進埽緝又狹河門只留一百五十步及須乞朝旨候北流

淺小作軟堰閉斷詳此五事顯見必欲回河特以分水為名託云恐東流生淤陰行巧計目方且鼓唱言路以非為是致臺官章疏前後十餘中外傳聽不能無惑深恐不便臣愚竊謂若大河東流別無患害在公在私有何不可只縁東流故道久來淤高雖累年偷功開浚豈能及得北流河道見行地勢自是卑平兼元祐三年冬臣與趙君錫行河奏狀内東流故道隄岸缺破有牛羊道口車路等一萬一千餘處雖累年偷功修補豈能保

得一例盡獲牢固若如水官之計乘緊流向東俟北河
淺小便要閉塞回奪全河即北京之北二十里許小張
口等處不測衝決不則又以北二十里許田令公渠等
處亦不測衝決若只此等處決必皆復入北流大河為
患未至甚大然而北京一境內外生聚沉没為魚不勝
其當矣若更捨此近處而向館陶以下決復在東岸則
濵棣德博滄州等數十縣地土千餘里生靈將何以堪
若水官恐向去疏虞避免憂責不敢明言回河只託以

分水為説一向增進馬頭鋸牙巧設埽緶軟堰之類更積歳月之久必然大段淤却北流河道則將來緊流不免須奔東河其為患害正與回河無異顯是水官實欲收回河徼幸之功而外不任回河敗事之責也朝廷容其施為亦已久矣今既悟其有害若不速行捄正且為改更一旦誤事安危所繫豈得穩便臣愚伏望二聖陛下詳覽臣前件事理特軫睿慈深詔三省速議果決去拆河上鋸牙兩馬頭開放河門任令大河自淡趨下免

致壅遏障塞淤壊北流積為大河若北流通快將來每遇漲水自然分向東流即是分水之利兩河並行乆遠安便今日之計宜及漲水已前先事措置庶免後悔若遂其過悔將無及臣誠愚戇願不負二聖陛下憂國恤民之心貼黄稱臣自去冬以來都堂聚議及水官等白河事臣累說梁村鋸牙兩馬頭甚非典據擁拶河流逆水之性於大河不便及曾簾前面具奏聞但以未有章疏朝廷未能決議去拆所以今來須至縷縷上凟聖聽

不任皇恐又稱臣竊以壅防百川古人所忌周太子晉力諫靈王壅穀洛二水之事是也况黄河百川所聚乃天地之脉絡豈有以人力多方擗約不順其性經久如此而不致患害者臣考古驗今灼見不便區區愚心既知如此夙夜憂懼不敢緘默乞賜聖覽特達施行臺官章疏

前後十餘當考求李之純董敦逸黄慶基所上章疏百祿又言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降勅罷回河後來臣僚回河之意終不肯已然而大河亦終不回二聖洞照河事亦終不可惑且如

元祐四年秋北京之南沙河直隄第七鋪決水却北還河臣見朝廷別無施行將為無足憂者近因外都水丞將到河圖方見畫樣上件決口乃與大河一般尋行取會據外丞司申打量到決口見闊六里零二百八十五步決口水勢正注北京橫簽隄據如此口地廣闊若將來夏秋泛漲簽隄禦捍不定北京豈不寒心而水官恬然曾不顧恤但務掩蔽止欲朝廷不知此意豈得穩便況吳安持等方日生巧計壅遏北流前後多端致大河

漸有填淤之害浸壞禹迹之舊豈不深可惜哉若北流
湮塞而東注足以吞納全河別無疎虞有何不可止緣
東流故道積淤歲久今其高仰出於屋之上河槽又狹
而缺破處多安持等都不以此為憂唯欲僥倖萬一不
顧危亡殊可怪駭況安持近已三次有狀乞替欲乞出
自宸斷別選水官充代非特保全安持等實免久隳水
政別致害事貼黄臣自問得直隄決口的實後累於都
堂會議及見行取會水官將來漲水其決口合如何措

置免致北京疎虞三省續奏聞次先是進呈御史李之純董敦逸黄慶基乞回河東流楊畏乞差官相視及都水吴安持乞於北流作土堰定河流以免淤塡事時吕大防在告蘇頌等皆言商量未定蘇轍面奏安持所言決不可從而范百禄再上此奏 趙鼎臣河渠書云八年四月吴安持奏乞於分水河之上重開雞爪約水東行從之今四月不見此事姑附注正月末更俟考之又十二月末云都水監言大河北流淺小已乞權行堰斷歸納故道今附注此又十二月二十三日載御史郭知章言云云詔水官與本路帥漕憲臣各具利害以聞三事並當考詳又紹聖元年正月八日乃有開雞爪河事亦與鼎臣所載不同須并

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八年二月己酉監察御史黄慶基言涇原一路内總師律外控羌戎邊面曠遠最為重地自非深謀遠略智勇過人者不可輕以畀付如張利一不特人材凡下不足以當其任而又以惡逆之家其弟兄嘗以從叛而

蒙顯戮安可委以殭兵付以重任侍御史楊畏監察御史來之卲言利一素無望實兵機將略皆非所長權給事中虞策言利一於武臣之中雖薄有可稱實未足以當大帥之選詔利一罷知渭州正月二十三日利一除渭州政目正月二十四日云姚兕繳利一詞實錄乃無之

賜熙河蘭岷路鈐轄康識并諸將銀合茶藥有差以出塞牽制至打繩川討蕩有勞也

廣南西路鈐轄司言轄下知州內有係知縣資序人欲乞除邕欽廉宜融賔橫武臣知州外餘知州係知縣資

序差接人乞依知軍監人例從之新無　又言諸路役兵見
相度利害外有官員乘船所差接送人內據合破人數
差三分之一欲改為四分之一從之新無　京東東路提
點刑獄張元方言諸州比較賊盜等事按提刑司已是
上下半年比較及捕盜官亦有立限責罰外欲乞諸知
州及一年以上罷任者除侍從官外將任內已未獲彊
盜殺人賊人數比折如通獲不及五分即具奏若獲及
五分申尚書省從之　戶部言輒誘毋或祖母改嫁而

規欲分異減免等第者依子孫別籍異財法加二等為首者配本州許人告給賞從之舊録自八年二月二日並闕新録緣此所書事比前益踈史院至今未得舊録闕卷當考王銍補録亦復草草云

庚戌戶部言勘會無為軍崑山白礬元條禁止官自出賣昨權許通商每百斤收稅五十文準元祐勅晉礬給引指住賣處納稅沿路稅務止得驗引批到發月日更不收稅其無為軍崑山礬欲依晉礬通商條例詔依戶部所申　詔西南龍蕃進奉人安化將軍龍以擎等舊

有官者遞遷一等其未霑真秩者並補官　太皇太后

宣諭三省曰大寧郡王已下漸長欲令就學可擇教導

官二人二月八日

辛亥左朝奉郎直龍圖閣知荆南府唐義問為集賢殿

修撰知廣州政目在三月二十七日義問知廣州今從實録左朝散大夫集賢

校理知潭州李湜知荆南政目在三月二十七日左朝散大夫知

廣州路昌衡知潭州政目三月二十二日知荆南三月二十七日自荆南改潭今從實録

中書舍人孔武仲言準中書省吏房送到直龍圖閣

知荆南唐義問除集賢殿修撰知廣州詞頭臣伏以廣州嶺外之重鎮節制南方控遏蠻徼府庫之藏市里之聚具富不貲一方有事則蠻人肆力甘心於此前日儂智高是也擇將命守所宜謹重臣竊見義問天資狷薄所至多與同僚以事相把持無一人悅服者何以臨鎮萬里為國藩屏此其不可使者一也近湖北轉運司取會渠陽新舊費用義問與之辨較曲直文狀狼籍追訐轉運使喻陟赴任遲回人皆怪其險薄不惜事體將何

以師帥列郡令遠方取法此其不可使者二也昨措置
渠陽事義問馳牒湖南江南兩路應副軍糧器甲文移
急於星火官民盡力奔走道路以應之及既至則委積
無用却令般回若二廣有事大於渠陽以義問之躁擾
豈不生事此其不可使者三也昨廢渠陽義問處置無
素定之策一旦令兵將棄城僅脫性命金帛委於空垣
人民坐受俘戮其處事踈繆如此況使之坐制遠方不
測之變乎此其不可使者四也朝廷慮四方之患非不

至也今嶺外雖無事然豺狼之心不可知當國家閑暇之際所倚以為干城腹心者惟在將帥得人而已委任失宜至於誤事雖重貶之亦何所救如義問之輕肆淺近誠不可任伏望别擇沉深有謀之臣付以一面以銷未然之患慰遠人之心所有制詞不敢具草政目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路昌衡知荆南實録無之　太中大夫知宣州王安禮復端明殿學士政目四日事舊録既脱亡新録於七月十九日乃書令從政目　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使乞買書籍其册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敕式

本部未敢支賣準尚書省批狀送禮部許賣其當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並無絲髮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陳也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修飾亭館暗損民力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

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為慕義來朝其實為利度其本心為契丹用何也契丹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描畫山川形勢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歷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屬國使每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別有生事萬一異日桀黠之敵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饋送書中不稟朝廷正朔

却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起發
不令住滯及去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為奏聞
皆是臣素意欲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為朝廷消
久遠之患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陳軒館
伴申乞盡數差相國寺行鋪人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賣
買不唯徙市動衆以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
勒在京行鋪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少所以具狀申
都省伏乞施行其多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行取

問今來只依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臣聞河北榷場禁出之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乃廢榷場之法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用東平王故事為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冊府元龜與御覽何異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為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至為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為此奏論所

惜者無厭之求事必曲從官吏苟徇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為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求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又近者館伴所申乞為高麗使買金箔欲於杭州粧佛臣未敢許已申禀都省竊慮都省復以為罪竊緣金箔本是禁物人使欲以粧佛為名久住杭州騷擾公私竊聞近歲西蕃鄂特凌古乞買金箔朝廷重難其事量與應副今來高麗使朝辭日數已逼乞指揮館伴以打造不及

為辭吏不令收買又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寫
曲譜臣謂鄭衛之聲流行海外非所以觀德若朝廷特
旨為抄寫尤為不便其狀臣已收住不行臣忝備侍從
事關利害不敢不奏詔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依例
金箔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輒又言臣所以區
區論奏者本為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
為吏人上簿也今來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
臣竊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

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係文字不問
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為文字流入
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
冊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
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
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
得為穩便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

以皮冠孔子韙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
未有害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
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
伏望聖慈早賜指揮貼黄稱臣點檢得館伴所公案内
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内有一項所買冊府元龜
雖不曾賣與然高麗之意亦可見矣又稱臣已令本部
備録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
訖亦合奏知詔高麗買書自有體例編敕乃禁民間令

依前降指揮軾又言臣前所論奏高麗入貢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又檢坐見行編敕再具論奏並不蒙朝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施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賜予便為收買竊緣臣所論奏所計利害不輕本非為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事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況會要之為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詳論此事當遵行編敕耶為當檢行會要而已臣所憂者文

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契丹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為患至大雖曾賜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許買蕩然無禁也又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數來馴致五害如此之類皆不蒙朝廷省察深慮高麗人復來遂成定例所以須至再三論奏兼今來高麗人已發無可施行貼黃今來朝旨止為高麗已曾賜予此書復許接續收買譬編敕禁以熟鐵與人使交易豈是外國都未有熟鐵耶謂其已有反不復禁此大不

可也詔高麗買書自有體例編敕乃禁民間令依前降指揮新録繫之三月六日今并附此元符元年四月十二日宋球傳舊録云副陳軒館伴高麗使使求冊府元龜樂譜金箔蘇軾為禮部尚書以先朝柔遠非是乗此沮之且詆館伴規其私遺陳請勿與球曰先朝蓋嘗賜之矣此非中國所秘不與何以示廣大朝廷是其議卒與之新録辨曰按蘇軾奏狀論高麗使買書籍金箔利害甚詳未嘗詆先朝柔遠為非是亦未嘗謂館伴規其私遺也不知史官何據而書詆誣明矣館伴人使者陳軒也球為之副爾買書等事主議亦不在球今刪去七十二字

壬子中書省檢會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指揮諸路開封府界提刑司每歲終具諸獄瘐死人數仍開析因

依申刑部內數多者申尚書在京禁繫委御史臺取索報刑部看詳上件朝旨即無許分別禁繫人數目至元祐七年諸路具到獄死人數刑部遂分每禁二十八人以上死一人者更不開具即是今後應繫囚處歲禁二百人許破十人獄死深慮州縣獄官公然懈弛甚非欽恤之意詔刑部今後更不得分禁繫人數依元降朝旨將瘐死人數多者申尚書省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指揮附見不別出七年十二月壬子

當考詳

癸丑于闐請討夏國不許

乙卯新知慶州孫覽知渭州政目八日事實録脫此覽知慶州在正月二十三日紹聖二年六月七日乃自渭州入

權戶部侍郎范子奇為集賢殿修撰知慶州政目初八日事實録在十九日今從政目子奇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以集撰權戶侍八年二月八日自戶侍又以集撰知慶州紹聖元年二月八日自集撰除寶制舊編載韓駒云云已修入三月八日舊注一百二十四字今削去

詔大寧郡王以下出就外學宜令於親王舊第置學舍及差官二員充諸王說書就差逐位內侍四員充管勾官二月三日

已未詔就差逐位管勾官四員指揮勿行罷差逐位管勾官必有說當考門下侍郎蘇轍奏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奏聖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

陰為回河之計目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
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為昔先帝因
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
之患小小決溢是黄河常事本不為大害而數年前朝
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因此横主河事昔北京以
南黄河西岸有闞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即開此三
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
聚無大危急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

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向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益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為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

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埽
五七緡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
揮多添埽緡壅遏北流不為穩便即指揮所增埽不得
過元乞數然時方河漲埽緡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恚是
妄言安持等既未如意即又奏乞北流河門只留一百
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
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搖則漲水
咽怒必為上流之患京師以東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

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徼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既見前計不得行則又要横截北流以為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只恐因此生淤故立北堰然却因作堰欲盡留使

臣人工物料積漸增畁撩淺即是用河上諸埽人力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知與見今河淤孰為多少名欲分水實是回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以聞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轍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太皇太后曰縱令水官結罪

侍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轍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當爾等當時繆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為允當臣退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堙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蓄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晝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

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悞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衆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臣此議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臣參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兼看詳軟堰之議吴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

如更有減落即令用軟堰攔閉元未敢乞下手今朝廷
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屬未當兼將
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為不便臣忝預執政
只合每事反復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為此命一行臣
自度參假之後必不敢爭若大臣爭已行之命顯異同
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
三省乞未施行至是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
今百日之間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

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埽緝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緝約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緝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為留河門即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擘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

書工房問都水監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没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今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草太皇太后以為然時呂大防不入故未及以文字進呈也此據顏濬遺老傳龍川畧志并欒城集所載劄子月日並係二月十二日而實録繫之三月十二日恐誤

庚申刑部言元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南郊所降御札指揮及官司謄本關報諸處合以先到者為始從之
辛酉尚書禮部言光祿少卿韓宗師奏欲今後應大祠合奉俎處並令儀鸞司計會太常寺設捧俎饌幔太廟於東神門外社稷於西神門外諸大祠於壝門外量地之宜從之　御史中丞李之純言西戎未附邊鄙用兵守土之臣不宜屢易蓋欲責其實效必須假以歲月況

帥臣總握中權指授規畫日久而後士心信服料敵打衝立威制勝日久而後敵心知畏未有歲月淺近施設尚疎而可立武事也近者慶渭二帥名還移替皆未成資若以護邊有功猶宜增秩以久任若以備敵亡狀豈當免過而優遷欲望精選材臣付以閫外應機制變得以專行明示三載考績之限非以功進非以罪黜更不先期除代庶幾邊事整備而敵人欵服

癸亥正字余中為秘閣校理政目十六日事當考

甲子詔俵散蠶鹽徐州淮陽軍許依元祐敕京東路河東晉絳隰磁州並罷

乙丑左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淮南等路發運副使謝卿材知相州從所乞也實録在二十九日今從政日

司農少卿王宗望為發運使政目有此六年十月初八日為司農

淮南路轉運使王子淵為司農少卿政目有此六年九月十八日為淮漕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張商英從淮南路政目

新京西轉運副使賈易與知蘇州范鍔兩易其任政目有此實録見七年十二月六日今不取甲戌改徐州

丙寅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頌奏伏覩侍御史楊畏言昨差賈易知蘇州稽留詔命二十餘日謂臣獨主其事論議疎違致有臺劾按其罪戾宜即嚴誅見歸私家待罪又請早賜黜責詔皆不允初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為京西路轉運副使經郊祀赦恩乃與知蘇州范鍔對易頌言易為御史號敢言更赦乃下遷非是或請加易館職頌又持不可或指易為姦邪者頌曰士大夫立朝姦邪何可當也須以實事論之既無實事安可謂之

姦邪有旨再議而楊畏及來之卲等遽劾頌頌竟坐此罷去賈范對移事見七年十二月六日政目於今年二月十八日書賈易對移二十七日書易知徐州詔旨蘇頌傳云會牽復前侍御史賈易知蘇州爭不決至論於上前頌曰易與臣本無雅故以其為御史不避權要號為敢言又法應牽復既已為監司矣乃從知蘇州則是經恩反下遷赦令為虛文矣衆欲加易以館職頌又以為不可時有謂易姦邪者頌曰士大夫立朝姦邪豈易當也須以實事論之既無實事安可謂之姦邪有旨再議而諫官楊畏來之卲言頌稽留詔命頌聞之即歸私第待罪上謂宰執曰言者論列中書省稽滯而不及侍郎何也時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有旨出知河中而數遣使召頌頌三上章乞致仕不許固以老病辭去乃拜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他日入謝上曰相公求去位甚力朝廷不得已從所請也九月出知揚州按楊畏

時為侍御史來之邵為監察御史傳稱諫官誤也又頌以二月七日罷百祿以十四日罷傳稱百祿先頌出知河中又誤也今不取頌墓誌云頌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已理有未當亦不茍從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降知蘇州公謂易論事不避權勢號為敢言更赦除州非允論於簾前未決而御史楊畏來之邵劾公稽留制書公即拜章待罪累上不許固辭老病八年三月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梁燾行狀云右僕射蘇頌中書侍郎范百祿論知宣州賈易直秘閣為權京西轉運以易嘗任侍御史不當帶權字除命未當議别取旨同列多不合至上前燾曰太常秘書皆闕長貳頗以名易同列謂易小人不可用燾對曰謂易差除不當即可如易剛直人多不喜以易為小人則過矣陛下嘗知其人忠孝往在言路聖諭而奬使之盡節必記其為人行狀載賈易事與頌本傳頗不同附見當考李清臣

與許將小簡云容功之罷雖言者乘之殆別有謂非面敘莫悉也當考

已巳監察御史來之邵言天章閣待制林希除禮部侍郎按希在元祐初嘗除中書舍人臣僚論希平日受知於宰臣王珪珪薨珪之諸子以珪墓銘屬希既已諾其請而為之文矣然其心以珪非時望所屬不欲自為外示相好之跡乃假李德芻之名及得王氏贈遺則與德芻中分之當時論者以希行誼浮薄不可處之侍從故輟西省之命而假以偏州未幾朝廷授以外制易守餘

杭希不能修省圖報而乃喜怒任情不循法度杭州外沙巡檢馬信係左藏庫副使因轉運司委信以治河事希怒信之不關白也遣卒呼至送當直司收勘既無可書之罪也則又釋之吴山有堂曰有美有亭曰介相距數里本無可通之路希一日大發修江兵卒披荆棘夷山谷而使之通焉既而閭衚者謂二堂相通不利守臣則又發修江兵卒為之障塞其施設見於政事者如此方且擢貳春官入陪法從恐非所以明黜陟示勸沮伏望

追寢前命七年十月二十八日除禮侍八年三月初八日出知亳州

辛未監察御史黄慶基言南郊赦書將來科場依元祐二年例薦舉經明行修進士此誠朝廷搜求人材慮有遺逸欲取之數路而僥倖之徒因緣請託不容無濫進者向者薦經明行修之士既與免解赴省試及省試不合格又例與特奏名是凡被薦舉者皆可以入官也臣聞元祐二年諸路所薦者甚有不協士論惟福建路薦朱朝倚其人素有學問久為太學職事江西路薦李存

其人素有節操累獲鄉舉如此二人乃可充選傳曰進賢舉實廉則天下治欲乞朝廷申諭諸路監司郡守凡薦經明行修之士必須精加考察委有術業行誼為鄉黨所尊士論所服者方許奏薦或不如所舉則以貢舉非其人之法坐之庶幾朝廷有得人之效從之八月十七日李堯臣殿舉

御史中丞李之純言比歲朝廷十科舉士之令蓋已行之累年近臣所薦者多而拔用甚少乞委輔臣詳擇稍稍進任其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多是武臣

推舉其類必有可用之人宜加考察　是日三省進呈蘇轍所議河事呂大防曰今來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蘇頌前乞遣官按實是非明示賞罰此言極當乞依此施行安持小人要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不可信用大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

有小人可用之地也（實錄繫之三月二十四日今從潁濵遺老傳及龍川略志移入二月）

二十四日　兵部員外郎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為右司諫（政目二十四日事新錄乃無之）希哲固辭之（此據希哲家傳政目二月十六日希哲辭諫官）蘇軾在邇英見希哲除命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應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當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故希哲云爾（此亦據家傳）

壬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言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禮聞奏者九月十八日戊戌詔此云九月二十二日不知何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荅寔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切怪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

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隂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别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是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

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

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祀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

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

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大祭非常禮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事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

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别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三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

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内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内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幾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

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

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

出師爲此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彦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

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尤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

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疎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

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

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盖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

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歲相承唯用此理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禮

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
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
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
乃是古之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
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
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
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
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

禮吏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貼黄唐制將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詔集議官集議聞奏（合祭六議據東坡集乃稱八年三月空日奏今從實録實録蓋因政和會要也）軾又言臣近奏論圜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為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為是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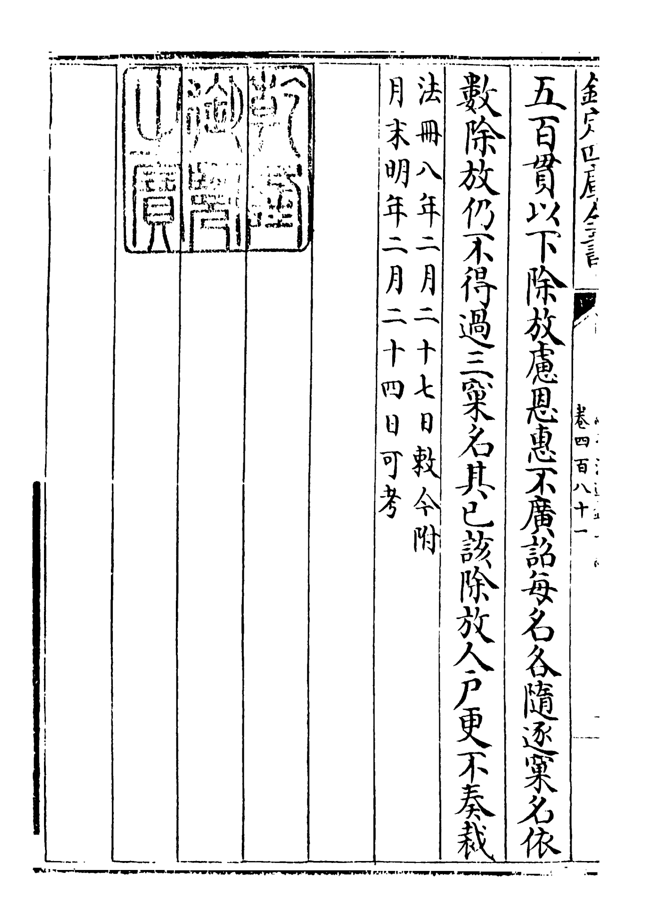
發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反復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議可得而定也今奉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有所擇而人各自為一議但欲遂其前說豈聖朝考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臣議不通更

不廢前説以從衆論此劉子據本集乃三月二十二日奏實録不載今增入范祖禹家傳云朝廷欲從蘇軾之請令議者相詰難祖禹遽白吕大防曰當自朝廷酌其可否行之若使相詰難必致紛爭失體於事何補也大防以為然但批送集議而已按先已送集議軾又奏乞須相詰難尋又罷集議豈用祖禹之言乎然家傳載議郊祀事頗失先後之次今不取罷集議在四月十一日政和會要第三十八卷郊議第四卷元祐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蘇軾奏六議詔令集議閏奏即載四月十一日罷集議詔不載乞加反覆詰難劉子新録因之令乃掇取增入劉安世嘗語人云軾此議元不曾上誤也或傳曰假託欺詐因當以會要為據政和諸人豈肯虛載軾議乎

甲戌知徐州曾肇知江寧府知蘇州賈易知徐州十八日對

易當考實錄在三月二十五日戶部員外郎胡宗師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國子監丞李師德為梓州路轉運判官三事並政目所有新錄無當考詳刪入

丙子天章閣待制知陳州趙君錫知鄭州政目三月十六日乃自陳州改鄭州合從實錄尚書省檢會市易欠戶已降今年正月朝旨每保五百貫已下依赦除放大姓仍不得過三保其已該除放人戶更不奏裁外所有其餘諸般係官欠負錢物有一名少欠數窠名者若總計名下逐窠名欠數



五百貫以下除放處恩惠不廣詔每名各隨逐窠名依數除放仍不得過三窠名其已該除放人户更不奏裁法冊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敕令附

月未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可考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